

07 梟臣 作者：更俗

作者：更俗

制作缘由

不知不觉看网络原创已经十几年了，那曾经是激情澎湃的岁月。

再回首，曾经的繁荣似锦，终被雨打风吹去。现象乎？逝去兮！

这是一段不能被遗忘的过往，大浪淘沙，沉淀了大批优秀的作品。

不忘初心，读书更该如此。尝试着去劣存优，给自己的书库留下幸福和甜蜜。

选文基本按照当初有影响，如今可再看，而且必须是完本的。

文本来源于网络，版权属于原作者。制作本书纯属兴趣爱好，无任何商业目的。

是为制作本系列的缘由。

.....漂泊的树.....

作品信息

内容简介

退伍军人谭纵含冤而死，英魂不散，意外回到一个陌生的历史时空中去，成为东阳府林家刚考中举人、性格懦弱、有些给人看不起的旁支子弟林缚。

还没来得及去实现整日无事生非、溜狗养鸟、调戏年轻妇女的举人老爷梦想，林缚就因迷恋祸国倾城的江宁名妓苏湄给卷入一场由当今名士、地方豪强、朝中权宦、割据枭雄、东海凶盗等诸多势力参与的争夺逐色的旋涡中去。

不甘心做太平犬,也不甘沦落为离乱人，且看两世为人的林缚如何从权力金字塔的最底层开始翻云覆雨，在“哪识罗裙里、销魂别有香”的香艳生涯中，完成从“治世之能臣”到“乱世之枭雄”的华丽转变。

作者简介

更俗，男，江苏南通人，已婚有一子。原为起点中文网白金作家，2010年转投纵横中文网成为其签约作家。

写作风格：文笔流畅，优美，成熟。

代表作品：《山河英雄志》《神之血裔》《中州乱世录》《官商》

楔子

某国X市，著名的华人聚居区，城市居民99%都是华人。

天宁寺外的柏油路在路灯下灰白冷冽，还有不少站街女在附近的巷子里徘徊，站在梧桐树遮蔽的阴影里，望着巷子口，盼望着那些寂寞的男人们不要给这鬼天气破坏了兴致。有钱的男人或许都去酒吧或者俱乐部里寻花问柳去了，或者到浴场里逍遥快活——即使不是天宁寺路给十多辆警车封锁住，在这样的鬼寒天气里，这条巷子里的生意也清淡得很。

两个女人在树下背着风抽烟，细长的女式烟烟头在阴影下明灭，隐约映出两张脂粉浓艳的年轻面孔，穿着红色的长羽绒衫，露出雪白丰腴的颈脖，两人在树下细声地说话。

“这社会真是没法活了，人比人气死人，前两个月就站你这树下的一个臭婊子，不知道走了什么狗屁运，跑到‘曼谷皇宫’去做小姐，上回在街上遇到她，说在曼谷皇宫帮男人用嘴吸出来就收六百八，看那臭婊子的得意样，好像去了曼谷皇宫，下面那个洞就跟镶了金子似的……看她今晚有没有命逃过这劫。”

“你说那当兵的不会找当小姐的麻烦吧？”

“杀起人来，谁顾了得那么多？黄昏时寺店街还没有给封锁，我赶巧经过那里看到热闹，那人的眼睛从窗帘后露出来过几秒钟。你看过了，保管你这辈子都忘不了，绝对是敢杀人的眼神……你说他要杀起人，还管你是不是小姐？”

“我还是不信他会滥杀无辜，听说他只是想在曼谷皇宫劫持警察局的那伙人，要警察局给他一个说法……”

“谁晓得？他也是给逼急了，偏偏选择在卖逼的地方将那些黑皮狗劫持住……你知道为什么吗？”（注：某国警察与警察局所属的治安队队员都穿黑色制服）

“……”

“那个人，听说过来之前当过几年兵，前段时间夜里骑车回住处，路边有个女孩子说她崴了脚，就好心载她去诊所，给治安联防队揪住，说他们是在搞卖淫嫖娼——那女孩子就是做我们这一行的，跟治安队有通联，帮着治安队在路上钓鱼。当兵的死活不认——死活不认也不行，当时给拍了照的，给拘留了十五天，通知家人交了罚款。那当兵的认死理，去警察局要说法。当兵听说是移民过来的，也只是个三等公民，你说警察局是会给三等公民说法的地方？这当兵的一发狠，大概也是候了好些天，将当时逮他的那几个治安队员还有牵头的警察堵在曼谷皇宫里……你说他会不会将那个小姐也恨上？”

“啊！？”

“你说那些浑球也真是孬，或许弄小姐太卖力了，弄过小姐后手脚都软了，七个人给困在里面，一点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明天的新闻一定会非常精彩，老娘初中毕业就偷渡来卖，一张纸的书都没有读过，明天一定要卖几份报纸来……”

“他递出来的纸条怎么说来着……”又有一个站街女看生意冷清，就过来凑热闹，说道：“你们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们一个说法”。太屌了，就凭他这句话，他以后来找我，我白给他日……”

“砰！”一声清脆的枪声刺破宁静而寒冷的夜，听得这边人心脏抽了一下。

“开枪了，开枪了！”藏着巷子阴影里的站街女一齐涌到巷子口，往枪声响的地方看去，有些喜欢看热闹的，撒腿往枪声响的地方跑去。

接着，远处又传来连续的枪响，站街女们边跑边互相问：“当兵的跟警察在枪战吗？日他老娘的，保佑当兵的多打死两警察……上回老娘给个日了，完事收钱，他却掏出警牌牌来——日他娘的，他当老娘是

沪杭名菜‘白斩鸡’啊？打死两狗日的，替老娘解气！”

跑到近处，都看到警戒线外的围观人群，只看到那些围观的华人都在对戒严的警察愤怒的咆哮，“为什么要开枪，为什么要开枪？他都将刀丢出来，你们为什么还要开枪？就是因为他在卖淫的地方劫持了你们警察，揭穿你们警察的脸皮吗？”

“三等公民就没有人权吗？”

.....

赶过来的站街女都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

“当兵的被打死了.....”有人在警察的掩护撤出曼谷皇宫，有个当地的金发鬼佬穿着青灰色西裤，他倒是一等公民，有两个荷枪实弹，穿着防弹服，背心印着“police”的警察贴身保护着他从里面撤出来，他的裤裆那里的颜色深一块，尿身上了。

他往警戒线这边跑，连跑边说：“第一枪是窗子外打进来，当兵的直接给打中心脏，可能打偏了，当兵的没有死，解救人质的警察冲进去，那当兵的知道警察不会让他活，就开始杀人，手里空空，什么都没有，就掐喉管，喉管一掐脆响一声就断，冲进去的警察都看傻了眼，看到他连杀两人，才回过神来要开枪。那当兵的近距离连中七八枪，又杀了两人，才倒在地上，倒在地上后还反手掐断一个人的喉管，冲进去的警察直到将子弹打光了，才敢停手。当兵的咽气时还朝冲进来解救人质的警察说：‘冤有头债有主，我不乱杀人’。他妈的，简直就是杀星，身中数枪还徒手杀五人，一定是特种兵出身！这年头惹谁千万不要惹当兵的！听说他退伍后移民过来有两年了，手艺有些生，日，日！”

卷一
山海盜

第二章 梦里梦外惊魂

皂衣衙差站到乌篷船上，抬头能看到画舫船头的甲板，除了四五船工懒散的坐在船头的搭篷下抽旱烟，看不到其他人。他不想搭理画舫聘请的这些船工，听见船舱里有人断断续续的在调琴，他朝里面喊道：“小蛮姑娘，小蛮姑娘，能方便请苏小姐说话？”

画舫的花窗打开，露出一张白莹如玉的小脸来，看着皂衣衙差站在乌篷船上喊话，没有说话，倒是个年约五十的清瘦老者从后面绕到船头来，先看了看天，见雨收了，才问皂衣衙差：“郑十爷寻苏姑娘有什么话说？”

“傅爷挤兑我呢？”皂衣衙差拱拱手，他姓郑，名十，别人唤他郑十爷，他也坦然受之，眼前这清瘦老者傅青河是画舫礼聘的护卫，苏涓刚在这河堤外停船时，郑十亲眼看见县里十多名地痞流氓上船闹事给他两个徒弟三拳两脚打踢下河去。这两天县里都传闻傅青河在江宁是有名的武师，原先还在江宁城还经营一家武馆，因故破落了，带着几个徒弟在娼门寄食当了护卫。

郑十心想开婊子行的还真会做派，白沙县的贱户可没有娼籍，乐籍之分，在他看来，苏涓名气再大，与县里文昌坊的明妓暗娼没有什么分别，偏偏那些当官的好这种调调，他在傅青河面前不敢托大，只说道：“府君董原大人正在县中，对苏小姐的义举甚是……甚……就是那个服气，有意办桌宴席酬……相谢，断不是只请苏姑娘过去陪花酒的。”

郑十努力将丁知儒文绉绉的原话复述出来，只是下山上堤这会儿就忘掉一些，自觉得话说得干巴巴的，临了又加了一句将丁知儒的本意泄露出来。眼睛往舱室瞟去，花窗里有青翠衣影飘过，却看不见人脸，心里想着白沙县的头牌红翠过夜费喊到天也不过二两银子，上船听这娘们弹弹琴唱唱小曲，倒抵睡红翠五夜了，真是从江宁大城来的人，不简单。

“烦请郑十爷稍等片刻，苏姑娘在收拾琴具。”傅青河眉头微蹙，又不能过分得罪本地官员，先将郑十晾在一边，转头又问站在乌篷船头的青衣小厮，“你家林公子身体怎样了？”

“身体倒是无碍了，只是整天坐在那里发呆，像是丢了魂，也不出来见人……”青衣小厮漫不经心的回道，语气里对所谓的林公子也没有十分的尊敬，还流露出些厌烦的神态来。

傅青河笑了笑，说道：“你求郑十爷到城里看看有没有能收惊的郎中，害林公子这样，苏姑娘也十分的过意不去……”

“他自己要落水里去，关苏姑娘什么事，这两天还幸亏苏姑娘帮衬……”青衣小厮说道，又问船头帮着煎药的船家，“药煎好没？”忍不住抱怨起来，“幸亏没死，也保佑他能平平安安回去，我就算是交了差事，不然我回去少不得给剥层皮下来。”

这三人口里所说的林公子正坐在乌篷船舱里——船舱狭小，光线昏暗，他的脸色略有些苍白，是二十刚出头的青年书生。

他是东阳府石梁县大族林家的子弟林缚，初秋赶到留京江宁参加乡试，放榜时虽说勉强挤入榜尾，却也是整个江东三千参考士子里的幸运儿。他这样的幸运儿，江东十一府八十六县三年也就只有一百五十几个。

乡试放榜的次日依照惯例地方上的官员要举办鹿鸣宴为乡试新科举人庆祝（因为宴席中要吟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之诗，遂名鹿鸣宴）。这年头风气靡靡，鹿鸣宴也会邀三五名歌姬助兴，林缚在鹿鸣宴上初识江宁名妓苏涓就惊为天人，沉迷在苏涓的丰润艳色无法自拔。放榜后林缚专为苏涓在江宁停留了半个月，苏涓给江宁豪商杜荣请来维扬老家为他老父六十大寿私宴唱曲助兴，林缚也不知分寸的雇了一叶轻舟，带着随从跟了过来。

前些天夜里想爬到乌篷船的篷顶上偷看苏涓弹琴，失足落下水，等给救上来时已经停了呼吸。本来已经做了溺死鬼，想不到的是，做了一场荒诞的梦又悠悠醒了过来，将请来的殁婆吓了半死。

林缚坐在船舱里，此时的他觉得自己应该是另一个，完全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有着另外一个名字——谭纵。

船头磕在码头上，轻轻一颤，他下意识地捂紧胸口，就像梦中那粒从窗外射来的子弹还留在体内，让他感到刺痛，感觉是如此的清晰，就像是一场醒来也无法摆脱的梦……

梦中的自己叫谭纵，当了几年兵退伍回家又跟着家人移民到海外。那完全是座华人城市，与国内没有什么分别，即使给当成三等公民也没有什么不习惯。在一家餐厅当帮工，还处了个相亲认识的对象，要不是那天夜里离开餐厅好心想将路上遇到那个自称崑脚的女孩子送去医院，也不会发生后来那么多事情。

谭纵未曾想到女孩子是地方治安队放出来钓鱼的钩子，给拘留了十五天最终还要交罚款。他一开始也没有想着要惹什么事情，罚款交了，工作丢了，对象也飞了，比起那些在秘密任务中死去的战友实在算不了什么大事。

偏偏他老子性子直拗暴躁，忍不下这口气，给人拿这事讥笑了几句吵不过就跟人动手打起来，失足从楼梯摔了下来，折了脖子，送到医院没扛过两天就过世了。谭纵这才觉得这事要不能讨个说法就对不起他失足摔死的老子，他老子会死不瞑目。

多次申诉都没有给搭理，谭纵这才下了狠心，候着一个机会到那家名叫曼谷皇宫的洗浴中心，将当初钓鱼诬陷他的那几个治安队员跟牵头的警员劫持住，希望能借媒体揭穿事情真伪讨要一个说法。即使早就想到等待他的会是几年牢狱生涯，但对此时的谭纵也是值得——人穷命贱，又没有什么牵挂，不如活得凶狠一些。

他自以为计划周全，与警方派出的谈判专家谈妥条件后就将剔骨刀丢出窗外，想结束那场闹剧。却完全低估这些狗日的心黑狠辣，他们根本就容不得他活。趁他放弃抵抗，放松警惕，外面的狙击手就开了枪，守候在门外的警察也踹门冲进去。他都不清楚有没有将最后那个警察的喉管捏碎，身上连中了十多枪，手里的力气也用尽了，可能没有杀死，狗日的，还真是有些可惜了……

梦虽然荒诞，但是感受真实，似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活过一遭，劫持警察又中弹死去而灵魂意外的进入这个叫林缚的青年身体里——林缚应该已经掉进白水河里淹死了，他们救上来的是另外一个人。

过于真实的感受叫人匪夷所思——假若身体里是那谭纵的灵魂，偏偏又没有抹掉林缚的记忆，假若只是一场怪诞的梦，却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就像是换了一个脑子，换了个人。七天前，他不会水性，落下水就像秤砣一样直往下沉，这时候要不是怕惊吓到别人，他真想跳下水试一试水性……

“还是烦请傅爷告诉苏姑娘一声，丁大人等着回信呢……”郑十在船头催促傅清河。

外面的说话声，林缚在船舱里听得一清二楚，心想这狗日的白沙知县丁知儒想着讨好顶头上司要苏湄上岸陪酒还真能找借口，跑腿的郑十是白沙县的刑房书吏，也十分热衷办好这趟差遣，在那里不停地催促。

过了片刻，舱外传来一个清柔娇腻的女子声音：“烦郑十爷转告丁知县董府君，苏湄在这里停船十日献艺乞资助捐，是当众开口许诺的。现在才第八日，硬是断了今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小女子身在贱籍，也不想轻易毁诺，还想请丁知县董府君多谅解。丁知县董府君若有雅兴，苏湄在舫中煮酒相待，或者等苏湄兑现过了十天的诺言，再上岸向二位大人赔罪去……苏湄写了一张便条，请郑十爷转交给二位大人即可。”一番话涓滴不露的拒绝了个干净。

留京江宁的守陵官以及西溪学社的那群士子虽然没有什么实权，嘴皮子却实在厉害，而且敢说，朝野大小官吏都怕有话柄落在他们手里，林缚心想，维扬知府董原到白沙县来是为视察灾情，断不能为见一个乐籍女子在白沙多滞留三天，当然也不可能登船相见。

“那我就回禀丁知县去了……”

听着船头的脚步声，林缚心想郑十是知难而退了。过了片刻又听见苏湄在外面开口问赵能，“赵能兄弟，林公子身体恢复得如何，要不要再请郎中抓两帖药？”

听着这声音，林缚眼前浮现一张容颜清丽，风情迷人的面容来。苏湄十四岁在江宁笏子巷开馆献艺就有清艳之名，艳名远播的她此时还不满十九岁。心想，要是在后世，她这样年纪的少女还是不识世事人情，享受家人与男朋友宠爱的娇娇女，此时的苏湄却辛苦的周旋于权贵之间，勉强保持出淤泥而不染。

此时不染，不等于永远不染，这跟群狼眼睛都盯着一块肥肉，这块肥肉能暂时安全的道理一样，难道这块肥肉还真的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成？

林缚头脑冷静的考虑着苏湄的事情，越发的肯定自己只是保留了身体的记忆，对苏湄再没有那种烧昏头似的迷恋。心想之前的他还真是烧昏了头的不知好歹，即使乡试考中举人，在林家的处境会有些好转，也只是林家庶支子弟的身份，就算能当官，也只是地方上末等的小吏。建邺城里对苏湄倾心，覬觐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不晓得有多少，此次邀苏湄到维扬来的杜荣在这些人里都不能算个大角色，他林缚又有什么资格搏得艳名满江淮的苏湄的欢心？再说，苏湄对此次乡试高中第一名的解元陈明辙青睐有加，只怕私下里已有定情，完全没有半点心思放在他林缚的身上。

也许对苏湄来说，等陈明辙来年去燕京会试高中仍念着她的情义娶她做小妾给世间添一段士子佳人的传奇就已经是她最好的命运了。

林缚既然对苏湄没有了迷恋，自然就能想明白他不应该跟这样的女子有瓜葛。不管自己是林缚还是谭纵，都算是重新活了一回，可不能白白糟蹋了这个机会，林缚打定主意明日就离开白沙县，要好好规划一下今后的人生。

虽然保留着身体的记忆，但是这个世界让林缚仍然有着一一种隔了层纱的疏离感跟陌生感。就算是陌生的世界，也要好好的挣扎一番，既不能像林缚那么懦弱而浑浑噩噩的活着，也不能像谭纵挣扎在底层被鱼肉而没有反抗之力。

第一章 秋水夕阳琴音渺

冰冷的雨，白天猛烈的向大地倾泄，黄昏时才收住雨势，还有些雨沫子飘下来。

整个崇观八年的秋天，江东维扬府白沙县都摆脱不了这样的豪雨。

无数民宅在暴雨中坍塌，县城街道上的积水都可以行船，九月上旬就连县城南城墙也给暴雨冲塌一段，露出恁大丑陋的豁口。这两天，撕开口子似的苍天略收住雨势，让白沙县稍能喘息。只是各地都有积涝，水一时半会也泄不出去，县城外的白水河也成了悬河，大水都快到漫过河堤了，要不是北面清河镇十几天前先豁了口子，指不定这县城已经给白水河水倒灌过一回了。

救灾营设在城外河堤内的坟头山上，山是土山，十多丈高，形状像没有坟帽的巨坟，有个雅名叫卧眉山，没什么树草，光秃秃的，县人都习惯称坟头山。

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官员，头戴乌纱冠，身着青色团领官袍，也不顾脚下道路泥泞，朝救灾营所在的坟头山走去。

长官亲临白沙救济民营顿时引起一阵喧哗，许多衣衫褴褛的灾民围上来。

“董府君来了，就有指望了。”

“大人不会看着大家饿死的。”

“董府君是谁？原来是他。”

……

青年官员正是维扬府知府董原，他素有威名，民众尊称他为府君。晋安府奢家叛乱横扫东闽时，董原是东闽北部的仙霞县主簿。叛军来袭，原仙霞知县杳种一个，只想着献城投敌，保全自家的性命，董原邀集衙役县民将知县关起来，闭城坚守，堵住叛军往北侵入浙西境内的道路，奢家叛军围城月余见强攻不下也就解围而去。董原后在江宁兵部尚书，东闽总督李卓帐下任职，屡立战功。东闽奢家叛乱祸起多年也难以彻底的平定，朝廷与负责东南平叛的李卓都有了招抚奢家的心思，董原与众人意见不投，遂离开军营重归文职，今年春季调入维扬府任知府。

晴了几天，这黄昏时天上仍有些雨沫子在飘，董原走得急，不介意这星微雨点落在脸上，白沙县知县丁知儒与董原在东闽的同僚高宗庭，落后半步跟着。

“知儒，江宁调拨的第二批粮食何时能到？”董原问道。

维扬府不只白沙一县受灾，救灾赈济所需的粮钱要从留京江宁调拨。

本朝太祖在江宁奠定基业，举事后以江宁为都城，太宗时为抵御北方的东胡等异族，迁都燕京府，以江宁为留京。江宁仍保留六部，国子监，翰林学士院等中枢官僚机构的编制，名义上与燕京六部，三院等是同级别，实权却远远不如。由于太祖之墓昭陵在江宁，世人又将江宁所委任的闲散官员称为守陵官。即使如此，江宁府两百多年来一直都是帝国南方的政治军事及经济的中心。

丁知儒说道：“刚接到快马传信，赈灾粮昨夜在江宁已经开始装船，今天晌午就应发船，明晨应能运抵此地。”

“好。灾亡情况怎样？”

“境内河道多年失修，暴雨倾盆，连日来都能接到溃堤文书，这几日雨势虽歇，涝洪未泄，伤亡怕是不会低于万人。怕就怕白水河跟外面的扬子江水位一时半会儿降不下去，大堤又非固若金汤……现在就怕这个……”

董原沉默片刻，恨恨地说道：“贼娘的，承平多年却不知居安思危。白沙诸县是水灾，海陵、崇州等地是海潮回灌，又有海盗趁乱上岸来凑热闹，现在竟连崇州县城里的县学都人给劫了……”说了这些烦心事，董原忍不住要在下属跟故交面前唉声叹气，恨恨地甩了一下手袖，吩咐丁知儒修堤的事情，“这时修堤也是来不及，只能等到冬后——险堤多派些人手盯着，堤下的人能撤出来就先都撤出来。这边安置不了的灾民都疏散去维扬城，县里灾后振济的事情，你要好好合计合计，拿个章程给我……”

“遵命。”

董原、丁知儒、高宗庭边议救灾事宜边往山顶走去，那边有座亭子，可远眺白水河。

虽说天上还有雨星沫子飘下来，天边却是一片晴艳，站在山顶的亭子里，远望去，清秋的夕阳红艳似渗着血一般，悬挂在一碧如洗的晴空上，堤外的白水河水面寥廓，清波丹红似染。这会儿，一缕袅若轻烟的琴音从渡口方向传来，四下的喧闹似乎为这突如其来的琴声陡然安静下来。

董原循着琴音往山脚下望去，几叶轻舟系在堤外，中间一艘彩饰画舫尤为显眼，琴音似从画舫中传出来，渺如天籁。许多衣衫褴褛的灾民都坐在石驳子河堤上听着琴音入迷，俯看过去，小如蝼蚁，也有几艘渔舟围着简陋的临时渡口，似乎专为这琴音而来。

董原伫足听了片刻，眉头微皱，问道：“谁在弹琴？”

“江宁名妓苏湄停船在这里已经有多日了。”丁知儒禀道。

“她不在江宁，在这里做什么？”

董原也听说过苏湄的艳名，晓得她是个江宁城里有名的歌姬，美艳又多才艺，在江宁颇受文人墨客，达官贵人的追捧，心里奇怪她这时候怎么会离开江宁，出现在维扬府境。

“杜荣返乡为其老父办六十大寿，邀苏湄同行回维扬助兴……”丁知儒禀道。

听到杜荣这名字，董原微微皱眉，鼻翼微微舒张，喘着粗气，神色间对此人颇为不屑。

高宗庭说道：“奢家有意归附，除了燕京，留京这边也有许多人替奢家活动造势，杜荣便是其中一人。有人检书举报杜荣私通海盗，李帅也坐视不管……”

丁知儒眼神望向别处，他小小知县可不敢妄议朝政，董原是有名的臭脾气，跟江宁兵部尚书，东闽总督李卓也敢拍案对骂，大概是李卓赏识他的才能，即使心里对其人不喜，也只是从眼皮子底下调走了事。

董原冷哼一声，“这几年东海盗匪成灾，跟奢家脱不了关系——这些年来要没有海盗助纣为虐，李帅早就扫平了东闽，何苦行这苟且之事？”

“只怕奢家归附之后，更会养寇自重。”高宗庭又说道：“我来维扬前，在江宁小住了几日，西溪学社的士子也公开赞同奢家请降的事情，看来朝中跟李帅招抚的心思已笃定了。”

“这些书呆子，自诩风流名士，却只知道耍嘴皮子！”董原嘴里十分的不客气，语气却也有些无可奈何。他只是维扬知府，左右不了朝中政局，再说他就是在奢家归降一事上跟他人意见不合，才给一脚踢到维扬来的。

书呆子？丁知儒眼睛也斜着看向堤外的画堤，西溪学社哪里只是一群耍嘴舌工夫的书呆子那么简单？又心想奢家归附，封侯割地，手里还将保留近万精兵，再加入外围的东海盗势力，算是一方诸侯了，始终是朝廷东南方向的隐患，只是朝廷在北方跟东胡人的战局吃重，朝中急欲从东南抽调精兵强将加强北方的防线，接受奢家的请降也是题中之意。当然，当中也并非没有防李卓养兵自重的意思。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近十年来，为扫平东闽奢家的叛乱，军资兵饷耗银数以千万计，使得朝中钱响支应更加的捉襟见肘。

欢迎访问：电子书学习和下载网站（<https://www.shgis.cn>）

文档名称：小说：《07 梟臣 作者：更俗》更俗 著.epub

请登录 <https://shgis.cn/post/1391.html> 下载完整文档。

手机端请扫码查看：

